

萧友梅与萧淑娴的叔侄情

——写在友梅二叔公诞辰 110 周年之际

萧 曼

我的母亲萧淑娴(1905~1991)是受她二叔萧友梅博士(1884~1940)多年对她潜移默化的影响与教育而走上毕生献身于音乐事业之路的。我在少年时代从外公萧伯林、外婆李芝蕙以及家中其他长辈口中,听到不少有关妈妈和二叔公亲密无间叔侄情谊的故事。后来妈妈自己也陆陆续续亲口为我讲过不少往事。现根据我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的回忆写下这篇缅怀文章,以表达我对萧家这两位对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的音乐家的纪念。

记得妈妈经常对我说,友梅二叔公对她的影响及教育始于她15岁那年带着三妹凤珊和四妹淑贞从汉口去北京读书的岁月。在20年代的北京,刚从德国留学8年回国不久的萧友梅先后担任过教育部编审员、高等师范学校附设实验小学主任、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讲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修科主任等职。他同时教授乐理、和声、音乐史三门课程,还担任唱歌指挥、领导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并创建了中国的第一个管弦乐队。

那时的萧家住在北京西城的府右街一带,距故宫以及北海、中海和中山公园都不远。二叔公经常于风清月朗的晚上,带着和他同住的妹妹们和侄女们到北海划船唱歌。他还抽空在春光明媚和秋高气爽的周末,

领着她们一群大小两代女孩到郊外的颐和园和西山去踏青郊游。

据我的外公和外婆告诉我,二叔公能文能武、多才多艺。记得我童年时见过一对剑,一把是我二叔公舞的,上刻“友梅”二字,另一把是我妈妈舞的,上镌“淑娴”。两柄剑共5斤重。妈妈曾满怀深情地对我讲过,当她们姐妹三人刚到北平读书时,友梅叔公不仅自己请武术教头张师傅来家中定期教他打拳练剑,还要求他的妹妹们以及三个侄女学习武术。妈妈说她那时清晨五点一定起床,先在院子里舞剑练功,吃过早饭和姑姑及妹妹们一同步行到石驸马大街的师大女附中上课,下午放学回家做完作业后就进琴房,按照叔叔为她们安排好的练琴时间依序练习。晚上叔叔如若有空便会和这姑侄两代的女孩们一起弹琴唱歌或吟哦诗词。她由衷地感激叔叔为教育培养她们这代新女性的学识、情操所花费的心血。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也造就了我母亲外柔内刚、耿直不阿、严于律己、勤学苦练的高尚品格与为人。

妈妈曾多次对我讲过,1920至1927年二叔公在北京工作时期,曾应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在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开设过和声学的课程。据云听讲的学生最多时达千人之众。同时他又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音乐体育专修科主任,1921年音乐与体育两科分开,他仍

任音乐专修科主任，并且担任乐理、和声及音乐史三门课程的教师和唱歌指挥。1924年该科合并于国立女子大学。1925年国立艺术专门学校设立音乐科。在这阶段，1922年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改为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首次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管弦乐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兼任所长，萧友梅任教务主任。1925年二叔公还和赵元任等音乐界人士共同组织了乐友社。

当时，他除教学、编书、创作、写讲义、发表论文之外，每周还要指挥管弦乐队排练。他曾规定音乐专修科的学生们每学期都必须举行一到二次音乐会，所演出的曲目体裁多样，古今中外无所不包。女子大学音乐系学生中的16名女生就曾合奏过古曲《梅花三弄》，并且还演奏了其他民间器乐合奏曲以及钢琴独奏曲等。她们也演唱过许多当时流行的爱国歌曲和抒情歌曲，其中有萧友梅作曲的《问》以及《听》、《南飞之雁语》、《落叶》、《新雪》等。记得妈妈还对我说过，她当时在北京真光电影院（今东华门大街中国儿童剧院旧址）的舞台上饰演过二叔公安排的用英语说唱的小歌剧《五月花后》中的女主角花后。那次演出颇得好评，文化界公认这台小歌剧为当时的北京乐坛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春风。

那时的二叔公同时在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艺术专门学校三处任职。他除了得处理繁忙的行政公务之外，教学、创作、指挥、著书立说等各项工作都是相当繁重的，但他仍然每天想方设法挤时间练琴舞剑打太极拳，并且还和本世纪著名词人易韦斋先生合作创作新歌。每逢谱写出一首新歌他总是亲自在家弹琴伴奏并让妹妹们和侄女们为他试唱。他这种刻苦自律的生活方式使得我的妈妈由衷地敬佩爱戴自己的好叔叔。二叔公高尚的人品在我母亲身心中潜移默化，成为她塑造自己性格与品行的典范。

然而，20年代的北京是北洋军阀当权的

一统天下。他们蔑视艺术教育，终于下令停办音专。二叔公悲愤满怀，眼看着自己7年的心血就这样被断送。当时在南京的蔡元培先生全力支持二叔公，他们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院。我记得我的妈妈曾于20年代末期在上海国立音乐院教过一年书，然后于1930年负笈远渡重洋到比利时皇家音乐学院留学。尽管妈妈远在北京布鲁塞尔，但她始终关心着上海音专和在那里含辛茹苦地工作着的友梅二叔。不幸的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大举入侵中国，友梅二叔公在贫病交加的困境中仍要勉力支持当时已被迫更改校名的“私立音乐专科学校”。最后，终因心力交瘁而于1940年12月31日病故上海，身后萧条，丧事由师生捐款办理。

那时客居瑞士诺沙泰尔的妈妈闻知二叔公病逝的噩耗犹如五雷轰顶。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尽管永久中立国瑞士免受战火之灾，但是妈妈又怎能不日夜惦念自己年迈的父母双亲、幼女以及姊妹等其他亲人的安危？她提笔创作了一系列乐曲缅怀受苦受难的祖国和亲人，她谱写的歌曲《怀旧》（宋代范仲淹词）就是为缅怀二叔公早年早逝而作。

至今我还依稀记得我于儿时看到过的不少二叔公的照片。其中留给我最深印象的一张是他坐在北平府右街家中他琴室的琴凳上，三角钢琴的琴盖打开支在那里，墙面正中悬挂着贝多芬大幅画像，下面中间是肖邦像，右面是孙中山先生赠他的照片，左面是我的太外祖父萧炎翘的像。钢琴两侧悬挂着一副小篆对联，上联为“岂能尽如人意”，下联是“但求无愧我心”。我认为，这副盈联是友梅二叔公毕生做人的写照。同时我的妈妈亦以二叔公为楷模而走完了她默默奉献甘为人梯的一生。

尊敬的二叔公，亲爱的好妈妈，您的精神永存，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1993, 11, 30